

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融合途径^{*}

——联合国“媒介信息素养”的启示

■ 吴淑娟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图书馆 北京 100048

摘要: [目的/意义] 传统的信息素养教育强调检索技能和方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提出的“媒介信息素养”(简称 MIL)概念,首次将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融合形成复合型概念,对目前媒介融合环境下的信息素养教育有着指导性意义,明确提出和媒介素养融合的思路和策略,有利于提高信息素养教育的人文性和社会性,突破学科的局限性,探索新的跨学科结合点,实现创新和发展。[方法/过程]通过归纳分析近年来有关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比较研究的成果,结合国内外的媒介信息素养理论和实践,尝试提出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融合的途径。国内信息素养教育应融合媒介素养教育,实行参与式教学,革新在线课程,建立学科之间融合交流的平台,加强国际合作交流,发挥图书馆的中介作用,实现从技能型向素养型教育的转化。[结果/结论]信息素养教育需要避免单纯的技术至上的取向,将技能学习和媒介信息解读能力结合培养;与媒介素养结合是趋势所向,媒介信息素养概念的提出,拓展了信息素养的学科视野。

关键词: 信息素养 媒介素养 媒介信息素养

分类号: G209

DOI: 10.13266/j.issn.0252-3116.2016.03.011

1 引言

“信息素养”的概念最初来源于图书检索技能,由美国的泽考斯基(P. Zurkowski)在1974年初次提出,指利用信息工具和主要信息源解决问题的技能。“媒介素养”这一概念最早由英国学者利维斯(F. R. Leavis)和汤普森(D. Thompson)在1933年首次使用,当时是针对媒介对于青少年的负面影响而提出要对媒介信息进行批判和辨别。目前“媒介素养”主要是指受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获取、分析、评估和传播能力以及利用媒介信息实现自我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的能力。信息素养研究和图书情报学高度相关,图书馆是论文发表的主要机构;媒介素养与新闻传播学高度相关,尤其是传播学和文化学领域。

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进行比较研究,如王帆和张舒予^[1]从概念起源、内涵变迁、培养方式3个方面比较了二者,提出以教育技术为支点实现二者的融合;桂琳^[2]论述了二者对于社会发展的

现实意义,认为信息素养的内容涵盖了媒介素养;王天德^[3]认为信息素养是媒介素养的一部分,强调技术和技能,媒介素养则强调对于媒介技术的认知和对信息的批判能力,二者互为利用补充;阮海红^[4]认为关于二者关系存在同一论、差别论与趋同论3种观点,提出应将媒介素养教育整合到信息技术课程中^[5];朱咫渝等^[6]认为媒介素养注重文化和社会意义上的对媒介的理解和把握,而信息素养注重与信息处理相关的技能和学习能力,二者的交叉之处在于对信息本身的认识和信息处理,提出要构建与媒介素养融合的信息素养教育。

分析比较“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领域的文献,其中都有对信息(媒介)意识、信息(媒介)知识、信息(媒介)能力、信息(媒介)道德的划分,在研究内容上有很多交叉重叠;在教育实践层面,在学校课程中大多都以选修课的形式出现;都借鉴吸收了其他学科,具有跨学科、跨领域的特征;都是受到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发展影响较深、反应敏锐、变革较快的学科。二者都研究

^{*} 本文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般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变革与发展”(项目编号:15zy018)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吴淑娟(ORCID:0000-0002-7652-7701),馆员,硕士研究生,E-mail:757894224@qq.com。

收稿日期:2015-09-28 修回日期:2016-01-17 本文起止页码:69-75,147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符号语言、人机(人际)交流和沟通的工具和方法,媒介素养侧重通过对媒介语法的解读、批判性思考、创造和传播,重点解读媒介信息的内容,研究对象按照媒介的类别来划分;信息素养侧重信息的检索和使用能力,密切关注信息技术,对于信息背后的因素,如信息的价值、生产者、原因、职责和功能等,并不十分关注。这两个概念均涵盖了信息获取、评价和创造的能力,内容互有交叉,如信息素养中的对信息的认知和理解,媒介素养中的创造和传播信息;二者有着共同的目标方向,联系紧密且相辅相成,但侧重点和外延有本质区别。

虽然已有学者论述二者之间的差别、联系和借鉴融合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学科背景差异和实证研究不足等因素,有关研究多停留在概念探讨和意义作用等层面,有必要拓展二者的研究内容和教育范畴,“寻找有力的支点构建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相互融合的桥梁”^[7],解决二者的理论发展和创新问题。

2 “媒介信息素养”概念的起源和阐释

当前信息传播具有移动化、智能化、互动化、全息化的特点,受众更注重媒介渠道的选择,因此信息传播应更注重人的因素,注重传播效果。能够明智地检索、选择、评估、组织、共享和处理不同来源的信息是一种必须的能力,受众还需要具备反思精神和批判性思维,以接收和解构不同种类的信息内容,把零散的信息系统组合成一个完整的现实全景;媒介融合时代各种信息在同一平台上有效整合互联,信息内容被整合进全媒体传播网络,为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融合提供了可能。

2.1 联合国“媒介信息素养”的提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几年来开始提倡“媒介信息素养”(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简称MIL)^[8],首次将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合二为一,组成一个复合概念,并主导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来完善其方案,主要成果有《媒介信息素养教程方案(教师用)》、“发展媒介信息素养指标”(2010年11月)、首届媒介信息素养国际论坛菲斯宣言(2011年6月)、IFLA(国际图联)《媒介和信息素养建议书》(2011年12月)、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欧洲会议(简称EMMILE)(2012年2月)、媒介信息素养《莫斯科宣言》(2012年6月)、“支持中东地区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发展”《多哈宣言》(2013年6月)、“数字时代的媒介信息素养”《巴黎宣言》(2014年5月)等。2013年6月,多哈媒体自由中心(Doha Centre for Media Freedom)发布的有关中东地区媒介素

养教育的《多哈宣言》,比较了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和MIL的区别^[9],认为媒介素养强调言论自由,信息素养强调信息的近用(access to information, data, knowledge and wisdom)指出MIL侧重对于信息和媒介内容的研究,致力于培养合格公民的目标。

IFLA在2011年《媒介和信息素养建议书》中对MIL的定义是^[10]：“媒介和信息素养由知识、态度以及各种技能组成,通过这些技能可以知晓何时需要何种信息;从哪里并且如何获取所需信息;发现信息时如何进行客观评价和有序组织,并且以正当的方式加以利用。这一概念突破了利用通讯与信息技术来实现学习、批判性思考以及不受职业和教育背景限制的阐述技能。媒介和信息素养包括所有形式的信息资源:口述、印刷以及数字的。”IFLA倡导各国在终生学习课程中嵌入媒介和信息素养教育,并将其纳入相关的官方教育政策中。

总结已有的原版文献,MIL(媒介信息素养)的定义可以概括为:能使用各种工具来获取、检索、理解、评估、使用、创造和共享所有载体形式的信息和媒介内容,以批判性的、合乎道德的、有效的方式,参与个人、职业和社会行动的能力。和其他“素养”概念相比,MIL超越了单纯的信息和传播技能,更关注对媒介信息过剩的处理能力,选择及获取媒介信息,能辨析媒介和信息内容中蕴含的积极和消极的因素,理解媒介信息提供者如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及网站的责任及功能,积极评估信息及媒介内容,会运用媒介进行自我表达、终生学习、民主参与及和谐治理,并成长为积极的公民。这一概念侧重促进受众对信息和媒介的批判性理解以及提高信息和媒介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中的地位,提供了融合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理论和实践路径,超越了单个概念的内涵。

2.2 概念阐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2年出版的《媒介信息素养课程方案(教师用)》^[11]提出了有关MIL教育的9个核心模块,涵盖了公民权、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信息近用、民主话语、终生学习、理解新闻、媒介和信息伦理、媒介和信息表达、媒介和信息语言、广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联网的机会和挑战、图书馆信息素养和技能、大众传播、MIL和学习等主题;非核心模块包含了受众、媒体和技术、全球化、数字编辑、摄影和广告等内容。该课程方案中的“媒介信息素养”,包含了计算机素养、数字素养、信息素养、网络素养、图书馆素养、媒介素养、新闻素养、游戏素养、影视素养、广告素养,是

一个全新的整合概念,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是主要核心^[9]。

媒介素养、信息素养和媒介信息素养的比较和区别见表1^[9]。媒介信息素养融合了二者的特性,注重信息的文化和社会意义,不仅包含信息的获取、评价、使用、态度,也包括媒介传播关系、媒介语言及其创造性运用、传播和媒介中的伦理和价值观、媒介传播安全、

传播和媒介中的法律、经济属性等内容。MIL 重视受众自身的能动性——促进 UGC(用户生成内容),目标是使人们去获取、评价、利用、创造和生产信息和媒介内容,参与社会治理,并最终改善人们的生活。可以看出,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和社会性,具有包容性和全局性的宏观视野。

表1 媒介素养、信息素养以及媒介信息素养要素的比较

要素	媒介素养	信息素养	媒介信息素养
人权	言论自由	信息近用	言论自由和信息获取传播权利(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
学科起源	媒介研究、社会科学	图书检索、信息分析	媒介融合
研究对象	内容、媒体信息	数据、信息、知识、智慧	信息和媒介内容
关注焦点	信息和媒介的社会性(主观因素)	个人及职业发展的信息需求——信息本身(客观因素)	信息和媒介的综合特征(主观因素)
研习过程	媒介参与和分享	信息管理	信息和媒介相关背景分析
主要分析方法	文本分析、机构分析、媒介分析、受众分析	文本分析(信息质量评估)	文本分析、内容分析、案例分析、问题探究
工具/手段	新旧媒介	新旧信息管理工具	数字化媒介
培养目标	批判性的受众	知识建造者	优质公民
专业领域	新闻传播界	图书馆、信息学、IT、博物馆、档案馆	新兴专业社群
学科规则	相对独立	相对独立	跨学科
教学方法	传统教授、融入式、参与式	传统教授、融入式	参与式、融入式
思维培育核心	批判分析	判断和推理	批判分析、人文思考
主要技能	媒介制作和传播技能、ICT 技能	图书馆技能、信息检索技术、ICT 技能	媒介和信息综合技能
主要载体	大众媒体	科学及学术研究文献	所有媒介和信息载体
主要受众群	大众	教育、科研、经济、健康领域用户群	大众
本质	批判性思考、互动交流	信息能力	媒介和信息的文化和社会意义

香港浸会大学教授李月莲在其论文《促进香港的媒介信息素养:一个网络模型策略》中论述了中文语境下的 MIL 教育^[12]内容,分成信息检索,分析、理解、组织信息,创造性地利用信息三大部分,包含:①高效地获取信息;②对媒介和信息影响的批判意识;③理解媒介和信息机构的性质、职能、行为,了解媒介和信息产生的背景;④了解不同媒介建构现实的方式;⑤批判性分析和评估媒介信息;⑥媒介信息组织;⑦信息交流与沟通能力;⑧媒介与信息伦理;⑨媒介和信息的审美鉴赏;⑩通过媒介和信息了解世界;⑪信息与日常生活;⑫创意地表达和生产媒介信息;⑬监测媒介和信息内容并影响媒体和信息机构的发展。她认为,媒介信息素养是信息素养、信息传播技术(ICT) 或者跨媒体素养(transliteracy) 的延伸,香港地区的 MIL 主要由媒介素养项目发展而来^[13]。香港 MIL 教育的参与者包括中小学、大学、青年组织、社会团体、宗教组织和媒体公司,大学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电影资料馆和新闻博物馆也逐渐成为 MIL 教育网的节点^[12]。2012 年,香港学

者将媒介信息素养概念引入到内地,邀请了联合国专家介绍相关课程;2014 年 5 月,内地和香港的学者在浙江传媒学院举办了以 MIL 为主题的媒介素养峰会,从此内地以高校为主体逐步展开了对 MIL 的介绍和研究。

2013 年 6 月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合作联盟(简称 GAPMIL) 成立,这是一个致力于促进公民获得媒介和信息能力的国际合作组织,有超过 80 个国家的媒介和图书情报等机构参与,定期组织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讨论在 MIL 学习与发展领域的教育合作活动。联合国为推进 MIL 教育进行了多种国际合作项目,如 2011 年初至 2012 年底,组织了“国际媒介与信息素养调查”^[14],包括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在内的 10 个亚洲国家的两万名学生参加,目的是了解国际大学生的媒介信息素养状况,以此设计构建评估指标,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承担了中国大陆地区的调查^[15];联合国“国际媒介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MILID) 大学网络”是 MIL 课程的研究和发展平台,清华大学作为成员高

校,在2014年主办了“全球媒介素养与跨文化对话教席大会”(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Week,简称MILID WEEK),发布了《201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媒介信息素养与跨文化对话学术报告》以及在线MIL教学工具等成果。

3 对信息素养教育的启示——融合媒介素养

联合国媒介信息素养概念的提出,为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新的跨学科研究点,为丰富完善信息素养的学科体系展现了新视角。要实现信息和媒介素养有效融合,应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成果,重视跨学科研究,实施参与式教学,加强国际和学科间的合作交流,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实践方法上,同时要结合中国的文化特色和社会环境,与中国的学习环境相融合,实现MIL教育和研究的本土化,真正实现从技能型向素养型教育的转化。

3.1 借鉴媒介素养的“参与式”教学

媒介融合的信息环境即“参与式的媒介环境”(participatory media environment),媒介参与是受众介入媒介信息生产的行为,受众通过媒介表达自我、参与社会,是现代媒介素养理念的重要特征。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公民的公平表达和保证信息的公平流动的权利,参与性的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是新媒体发展的结果,也是目前影响媒介素养教育最深的概念^[16],强调受众和媒介之间的互动现象。“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一定是参与式的”^[17],参与式教学是国际上普遍倡导的一种教学方法,核心教育理念是以学生为主体,围绕学习目标,以学生需求为中心,教师提出教学问题和活动主题,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作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加强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反馈,让学生在合作参与过程中学习^[18]。参与式的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强调学生的参与和行动,注重发挥其主体性并助其学会合理有效地驾驭和使用传播媒介,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促进信息的健康传播。教学中重视调研和对话,围绕学生的兴趣点,灵活运用文本分析、个案研究、多媒体技术、小组讨论、实地采访、模拟报道、模拟情境、语境分析、合作式学习、案例分析、头脑风暴、分组展示成果等方法,师生互动,共同创造课程知识。

以美国的媒介课程为例,其作为一门独立课程,早已进入了中小学课堂,教师在开发课程时,会根据不同年龄和层次的青少年设计教育主题和内容,注重整合

传统和数字媒介素养,鼓励学生利用博客和Wiki以及在课堂上在线访问学习材料,观看教学视频短片,支持学生在线参与互动讨论,发表观点,重点培养学生对于媒介信息的解读和分析能力。媒介和信息素养中心(The Center for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简称CMIL)是美国涉及MIL宣传、教育和专业发展的活跃组织,该中心的工作由“奖学金”“传媒行业”和“社区服务”3部分组成:①“奖学金”支持研究媒体和技术的影响,重点针对媒介素养教育和儿童媒体的研究;②“传媒行业”鼓励制定针对儿童受众的电视、游戏及网络等媒体的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内容的整合政策;③“社区服务”面向青年和当地学校的教育需求,为其提供社区服务和公共项目。CMIL每周都会和授课教师进行有关MIL的教学、科研及学术交流活动,聘用国际知名的媒介教育学者为客座研究员。中心举办的活动注意结合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和流行趋势,开发整合游戏、博客、UGC(用户生成内容)与发展批判性思维等内容的在线互动游戏网站,教授用户掌握媒介素养技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是内地最早引进媒介素养教育的学者之一,也是媒介素养教育“参与式培训”活动的推动者,他力图从参与者的经验出发反思媒介的特性,宣传自由、平等、公开、包容、共享的媒介文化;之后国内一些高校及研究者相继开展以中小学试点班课程教育、师资培训以及不定期培训为主的社会实践^[3],如浙江传媒学院开发了“沟通从媒介开始,媒介素养从认知开始”“流行文化和偶像崇拜”“学会辨析和批评媒介了吗?”等12门面向大学生的参与式媒介素养课程。内地信息素养教育集中在高校,主要有文献检索和利用课程、专题讲座、在线信息素养教育、图书馆新生入馆教育(讲座、手册、网站)等几种形式;易出现的问题是信息知识和实践脱节,缺乏针对性,教学内容偏重学科资源的获取,偏重学术内容,人文性欠缺;教授信息素养者很大一部分是图书情报专业人士,其中以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学训练者居多;采取面授交流和在线教育方式,课程中也有用户参与环节,但是主动性不足。

信息素养课堂教育可以采取立体多样化的教学策略,加入媒介文本分析、情景应用模拟、媒介案例研究和媒介产品制作实践等内容;可以要求学生搜集和比较同一主题的信息在不同来源媒介的表现形式和优缺点,并让学生组成小组分工协作讨论,比较来源媒介的类别和特征、评价信息价值;引导学生思考这些问题:各类媒介的特点和传播效果如何?信息提供者和媒体

机构的角色和功能是什么? 媒介和信息文本是怎样构建和制作的? 一条媒介信息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以及对信息效果的影响是什么? 如何分辨信息传达的思想和意图? 采用了何种技术手段? 信息是如何呈现给受众的? 其影响是什么? 信息的含义是如何被传达和呈现的? 信息的规则和表达语法是什么? 媒介信息的目标受众是谁? 受众对于媒介信息的反应和反馈基于哪些主客观因素? 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 等等。

3.2 在线信息素养课程融入媒介教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有两门基于《媒介与信息素养课程方案(教师用)》以及《表达自由(FOE) 指导手册》而设计的在线媒介和信息素养课程。一门由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主办, 授课内容包括跨文化对话、言论自由、信息权、新闻自由、媒介和信息的建构以及语言、广告和公民、信息素养和图书馆技能、大众传播、MIL 和教学、MIL 政策和战略、公民与媒介技术、全球互联的媒介技术、互联网的机遇和挑战^[19]。该课程采用音视频等多媒体方式教学, 通过学校的在线学习系统、Blackboard 教学平台和线上同步视频开展教学。有客座教师面向全球进行虚拟现场教学, 注册学习者以自学为主, 可以和网络空间里的主持人进行持续互动。另一门是与加拿大阿萨斯卡大学合作推出的课程^[20], 由阿萨斯卡大学的在线电子实验室开发, 采用 Moodle 学习管理系统, 申请者通过自学完成课时要求, 可以全程与授课老师保持在线互动和交流。课程为青年提供基础的媒介信息能力的培训, 探讨了媒介、图书馆和新技术对青年的挑战和机遇, 让青年积极参与跨文化对话, 培养青少年有效地利用虚拟空间的媒介和信息能力。这些课程的内容涉及信息素养、商业广告、性别的媒介形象差异、媒介信息伦理和社会参与等内容, 体现了人文性、社会性和历史性。

联系笔者对国内“211”工程高校图书馆主页信息素养课程的网络调研, 发现和港澳台及国外注重培养学生的 4C 技能(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沟通和协作能力) 相比, 内地因为应试教育的长期影响, 传统“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延展至网络, 缺乏多媒体教学资源, 很少有互动设计; 更新频率慢; 内容同质化, 多以介绍学术数据库的检索方法和技巧、图书馆资源利用、科研写作、常用软件的使用为主, 忽视校园网络中的师生关系, 不重视对用户在线学习行为方式与习惯的培养, 青少年的媒介信息使用能动性和主体性被低估, 利用媒介的正面经验未能得到充分重视和研究。

在建设与发展在线课程时, 应该充分考虑到大学生发展的需要, 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注重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合理利用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或其他网络资源处理师生间的互动和回应, 如同学互评(peer review)、小组合作, 设置社交性的共享区; 要保持网络学习环境的开放性, 学习资源设计要灵活、丰富、多样化; 在建设网络资源时, 可以按照媒介的类别进行归类推荐, 不仅仅局限于校园图书馆站内的资源, 还要有外网链接(例如慕课资源), 保证资源的生命力; 在运用在线信息素养教育课程开展教学时, 融入媒介教育, 可以邀请传媒专业的老师参与讲授媒介知识。

3.3 建设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融合的平台

欧美发达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活动主体一般由各类公益机构和社会团体组成, 或由政府出面给予支持建立, 或由私人和民间及宗教团体自主建立, 包括不同的学科和机构、社会工作者、学者、教育者、家庭和相关专业人员, 举办各种各样的媒介素养教育运动, 重视国际合作交流, 多组织形式、多学科结合由下至上地发展, 在实践中逐渐受到国家的重视并走向课程化, 代表性国家有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

我国港台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力量是民间非营利性的教育协会或基金会, 政府部门、媒介机构、民间团体和学校合作推动课程进展。在 20 世纪 90 年代, 香港就开始将媒介素养和计算机技术结合, 提出了传媒资讯素养(infomedia literacy) 的概念; 之后香港知名民间传媒教育组织“突破机构”(Breakthrough Corporate) 意识到了新媒体信息环境下将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整合的必要性, 于 2003 年推出“媒介和信息素养教育”(简称 MILE) 计划, 以“近用、批判分析、创造性表达”三步骤来重新建构媒介和信息, 建立媒介教育资料中心, 创建教师与家长工作室, 出版媒介教育教材, 开办媒介教育互动网站。

台湾媒介素养教育在学术理论成果及国际影响力以及教学实验和民间力量的整合方面, 都处于亚洲领先水平。台湾主要依靠民间非营利组织和学术机构推动媒介素养教育, 后来获得了政府机构的经费支持。社会上也有很多媒介素养教育基金会, 如媒体识读教育基金会、富邦文教基金会、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等, 从事师资培训、教材研发、信息共享、政府公关及媒体互动, 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推动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在民间媒介教育联盟的多年努力下, 2002 年 10 月, 台湾当局正式发布了《媒介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

书》,官方认可了媒介素养教育运动,从学界落实到了公共政策,行政机关和民间组织形成良性合作的伙伴关系,分担领导职责和执行功能。

日本的媒介素养教育主体也是民间团体、媒体专业人士和教育界学者,教育行政机构参与很少。日本非政府组织亚太媒介信息素养教育中心在2009年主办了MIL课堂教育项目“文化探究”^[21],分成大学、中学和小学3个阶段,目的是消除网络上有关亚洲国家(中日韩)的偏见。很多日本和柬埔寨的小学都参与了这一改变文化刻板印象的文化交流活动,学生在课堂上通过skype等网络软件在线视频交流互动,搜集双方国家的文化信息,制作媒介产品,通过“反应”(correspondence)、“交流”(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3阶段了解对方国家的电视媒体是如何描述自己国家的,这3阶段都包含了MIL的5个关键概念: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创造性(creation)、传播(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ship),具体包括团队合作、网络会议、有声信件、BBS讨论等,特别是有两小时的批判思维训练课程,帮助学生认识媒体中有关的刻板印象。

内地信息素养的教育主体主要是高校学者,教育主管机构发挥的作用不足,缺少学科之间和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信息素养教育的“领导”机构是各级高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信息素养教育工作组这类半官方组织,其主要功能在于协调和指导;高校开展素养类课程的教师缺乏统一的培训和交流平台,基本是各自为政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研工作的开展。国内信息素养教育学者也可以参考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由一些业内具有影响力的高校、科研机构 and 学者牵头组成学术研究和专业社团,争取主管机构的支持和财政投入,定期组织教学研讨,加深和媒介素养等学科的交流以及和国际同行的合作,参与形成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协同创新联盟组织,扩大专业影响力。目前我国民间组织的力量还很弱,需要提高社会可信度和争取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我国的国情比较适合由政府指定或者委托机构来实施教育,在成立一些交流平台时可能采取挂靠的形式会更合适。实现学科融合需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引进国际先进的研究成果、理念和思维方式,推进国际化进程;需要建立跨学科之间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加强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实现学科融合的跨越式发展。高校要充分发挥学科综合、人才聚集、资源集中等独特优势,整合和配置校内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学科实验平台资

源,以学科带头人为主导组建学科融合团队,为多学科交叉融合提供人才准备。

信息素养起源于图书馆工作实践,图书馆也可能成为融合媒介与信息素养的教育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图书馆和图书馆员需要在MIL教育事业中承担重要责任,帮助用户学习一系列的新技能来满足信息需求。国内图书馆要适应媒介环境和读者的要求,加强与外部力量的合作,如传媒院系、新闻出版机构、媒体、通讯社、互联网企业等,开展互助教学活动,邀请媒介专业人士讲授媒介信息内容的生产、制作和传播,图书馆可以提供场地、人员和媒介资源支持。高校图书馆,特别是具有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优势的院校图书馆,应联合新闻传播院系和高校社团,开设MIL教育通识课程和讲座,投入力量编撰相关教材和资源库,在“世界读书日”等期间可以组织普及宣传活动,倡导学生形成媒介信息素养的自我教育意识。

4 结语

相较于工具性或技术性,媒介信息素养更强调价值性和社会性,例如批判性思考、创新精神、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合作能力等素质。目前国内信息素养教育明显地侧重文献——有关文献的检索、获取、评价和使用等,培养核心依然是检索和使用信息的能力,而不是评估、传播、创造信息,来促进对于信息网络传播环境的理解,用户被视为一个单独的使用文献信息的个体,缺乏从社会和集体协作的社会层面分析的视角。在Web2.0环境中,所有人都可以是信息的发现、评价、使用和生产主体,信息素养与其被称为个人的能力,不如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化的、参与性和传播性的社会观念来看待,这也是信息素养在新的社会化媒体环境中的意义和目标所在。信息素养教育不仅是一种技能培养,还要培养受众的信息知识结构、科研能力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避免单纯的技术至上的取向,将技能学习和媒介信息解读能力结合培养,与媒介素养结合是趋势所向。对于媒介素养如何与信息素养教育有机整合,而不是简单的概念拼接,并避免学科混淆,尚需要进一步思考,媒介信息素养概念的提出正提供了一个契机。

MIL教育的主体应该包括教育界、媒体界、家庭、图书馆员及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信息管理机构、主管文教政府机构、相关信息技术企业、高校信息和传播院系等,目前国内信息素养界还没有加入到MIL的国际推广活动中来,和媒介素养界之间的合作很少,需要

加强学术合作交流,参与 MIL 的网络推介和实践工作,相互借鉴拓展学科视野。MIL 教育应是全社会参与的公民教育,有着广泛性和多层次的特点,需要各级教育者积极参与,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需要跨地区跨领域的组织机构牵头推广,确立国家层面的 MIL 法规和政策,把媒介信息素养融入到大、中、小学的教育课程设计中,跟进相关师资教育和培训,出台专业化的评价体系,提高全社会对于 MIL 理念的认知度。

参考文献:

- [1] 王帆,张舒予. 从教育视角解析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J]. 电化教育研究,2007(3):35-39.
- [2] 桂琳. 信息素养与媒介素养辨析[J]. 中国成人教育,2007(12):7-8.
- [3] 王天德. 目标追求·内涵建构·方式探寻——当代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思考[C]//2014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39-50.
- [4] 阮海红. 引入媒介素养教育,优化信息素养教育[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4):102-105.
- [5] 阮海红. 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教育学科发展研究[J]. 现代情报,2010(10):33-35.
- [6] 朱思渝,朱丹阳.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素养教育研究[C]//2014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156-164.
- [7] 卢懿. 媒介及信息素养教育在青少年成长中的作用研究[C]//2014 中国媒介素养研究报告. 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4:23.
- [8]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EB/OL]. [2015-04-15].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media-development/media-literacy/mil-as-composite-concept/>.
- [9] Doha Centre for Media Freedom. Supporting media &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M/OL]. [2015-10-29]. http://www.dc4mf.org/sites/default/files/mile_experts_meeting_report_final.pdf.
- [10] 国际图联管理委员会. 国际图联媒介和信息素养建议书(2014 中文翻译版) [EB/OL]. [2015-06-20]. <http://www.ifla.org/files/assets/information-literacy/publications/media-info-lit-recommend-zh.pdf>.

- [11] WILSON C, GRIZZLE A, TUAZON R, et al. 媒介信息素养课程课程方案(教师用) 中文版 [M/OL]. [2015-06-20]. <http://www.unesco.org/new/en/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resources/publications-and-communication-materials/publications/full-list/media-and-information-literacy-curriculum-for-teachers/>.
- [12] LEE A. Promoting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Hong Kong: a network model strategy [EB/OL]. [2015-06-28]. http://www.ifapcom.ru/files/News/Images/2012/mil/Lee_text.pdf.
- [13] LEE A. Moving from media literacy to MIL in Hong Kong [C]//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20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文明联盟全球媒介信息素养与跨文化对话大会论文集. 北京: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2014:278.
- [14] SINGH J, HORTON F W.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survey: research habits and practices of university students [M/OL]. [2015-11-15]. http://www.nordicom.gu.se/sites/default/files/publikationer-hela-pdf/media_and_information_literacy_and_inter-cultural_dialogue.pdf.
- [15] 张晓娟,李淑媛. 我国高校学生信息和媒介素养现状调查和分析[J]. 图书情报知识,2014(5):50-57.
- [16] 林子斌. 了解新媒介素养: 一个理论的框架 [C]//媒介素养教育与包容性社会发展.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88.
- [17] 李篆. 媒介素养教育教学模式初探 [C]//媒介素养教育与包容性社会发展.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231.
- [18] 李海英,李建军. “参与式教学”的实践与问题透视 [J].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14(8):12.
- [19] UNESCO launches online course in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intercultural dialogue [EB/OL]. [2015-04-15]. http://www.unesco.org/new/en/media-services/single-view/news/unesco_launches_online_course_in_media_and_information_literacy_and_intercultural_dialogue/#.VH1m_S0fW5.
- [20] 现在注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媒介信息素养在线课程 [EB/OL]. [2015-06-15]. http://www.unesco.org/new/zh/communication-and-information/resources/news-and-in-focus-articles/all-news/news/register_now_unescos_online_media_and_information_literacy_course_for_youth-1/#.VTpTbTbyqI.
- [21] MURAKAMI K. A brief mapping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 Japan [M/OL]. [2015-12-15]. http://milunesco.unaoc.org/wp-content/uploads/2015/03/global_citizenship_in_a_digital_world.pdf.

Integration Path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The Enlightenment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Wu Shujuan

China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Beijing 100048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literature focuses on the retrieval skills and methods. In recent years, the concept of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MIL) has been proposed by UNESCO, which is the first time

(下转第 147 页)

A review on Researchers' Behaviors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Zhang Yaokun¹ Hu Fangdan¹ Liu Jiyun²

¹ School of Economics&Management,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63

²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Trade, Donggu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ongguan 523808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study aims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status of researchers' behaviors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and to propose several noteworthy research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study. [Method/process] We use a two-stage method including keywords search and citation trackback to collect literatures on this topic followed with a systematical and profound analysis. [Result/conclusion] The collection composed of 63 articles, which can be classified into 5 categories including the functionalities and types of SNS for academic purpos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motivations, content generation and access behaviors, and group interaction behavior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future researches can be carried out in 4 areas including: 1) the embedding mechanism of SNS in research processes; 2) the behavior based on global data; 3) the mechanism of continuous usage of SNS by researchers; 4) the empirical studies of socialization of S&T information system.

Keywords: researchers academic social network sites social media information behavior

(上接第 75 页)

the media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come to form one organic integrated concept. It has a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in the environment of media integration, which can improve the humanity and sociality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break the limitations of two subjects, and explore the new interdisciplinary subject to realize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Method/process] Through inductiv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media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recent years, combined wi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edia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put forward the effective way of integration of media literacy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Chinese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should be integrated with the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which requires implementing the participatory teaching, innovating the online courses, establishing the platform of disciplines integration, strengthening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playing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librarie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kill-oriented to literacy-oriented. [Result/conclusion] Information literacy education needs to avoid technical-orientation, foster the skill learning and media information comprehension ability and develop combined with the media literacy. The concept of MIL clearly expresses this idea, which can expand the horizon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research.

Keywords: information literacy media literacy 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智库理论与实践》订阅启事

《智库理论与实践》(CN 10-1413/N, ISSN 2096-1634)由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南京大学联合主办,2016年2月正式创刊(双月刊)。期刊联合并聚集国内外智库高端资源,探索智库理论、支撑智库建设、指导智库实践、传播智库成果,为推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服务。主要栏目有:特稿、专家访谈、理论研究、智库建设、案例剖析、智库评价、智库报告、智库扫描等。《智库理论与实践》双月15日出版,全年6期,定价150元/期。

欢迎订阅,欢迎赐稿。编辑部电话:010-82620643, E-mail: thinktank@mail.las.ac.cn。

订阅方式:

户名:北京百事通书店

开户行:北京银行中关村支行

账号:0302900120102192587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四环西路33号(邮编:100190)

联系人:苗志刚

电话:010-82622346, 13801053995 E-mail: miaozg@mail.las.ac.cn

《智库理论与实践》编辑部